



線

857.44

7558

17

v.3

舊

話說陸書同着月香翠雲翠琴回至進玉樓。仍在那裡迷戀。朝歡暮樂已非一日。初到進玉樓的時候。見那大脚婦人張媽。生得風流俊俏。便有心要同張媽落交。常時同他說些戲謔趣話。後來因代月香梳粧。又恐月香吃醋。未能如願。張媽見陸書輕年美品。銀錢揮霍。但凡陸書與他說戲話。也是恐怕月香。惟以眉目傳情。不敢十分逗搭。這背地裡也不知向陸書要了多少銀錢衣飾。陸書是他放的差。無一不應。他兩人算是心交。因人碍眼。未得下手。這一日陸書正同月香在房中鬧趣。頑笑樓下翠雲房裡。來了一起生客。喊月香下樓。月香向陸書道。又不知來了什麼野種。大呼大叫。你且稍坐一刻。讓我下樓。三言五句。打發他們滾蛋。再來陪你月香。將陸書安慰定了。方纔轉身下樓。翻應去了。隨後張媽拿着白銅水烟袋。到月香房裡。裝烟與陸書吃。陸書正坐在月香牀邊。見張媽走近來。將水烟袋。苗子。遞在他的口裡。樓上並無別人。陸書一時豪興。就將張媽拉了。與他並肩在牀邊坐下。向張媽道。夥計。你把我的病都想出來了。今日天緣湊巧。却好此刻他在樓下。我同你偷個嘴。任憑你要什麼。我總依你說着。就向張媽對了一個呂字。張媽赶忙閃讓。便要立起身來。早被陸書捺住水烟袋。捺在樓板上。張媽道。你只圖口裡說得快活。倘若他走上樓來。撞見了。叫我這個臉。放在那裡。陸書道。他纔下樓去。有好一刻。纔上來呢。你做點好事罷。就伏在張媽身上。用手來扯張媽的襯褲。不意月香悄悄的躡着足。步上了樓來。站在房門外。聽見他兩人這些語句。忍不住心頭。怒起。揭開門帘。走到房裡。跑近牀前。將陸書耳朵揪住。哭道。你這下作東西。你既要同他相好。我又

不曾阻攔着你你們那裡不好做混帳事。偏偏要遭塌我的牀鋪。忙喊王媽來代我將鋪蓋快些拿去殺洗。我不能蓋別人哇。烏打烏的賸被。張媽見月香跑進房來。赶忙將陸書一推掙脫了身子。跑下樓去了。王媽進房將牀面前那根水烟袋拾起。放在桌上。月香抓住陸書碰頭撒潑。哭鬧不休。翠琴到房裡來勸解。月香不依。蕭老媽。媽子聽見樓上吵鬧。赶忙上樓將月香勸到對過翠琴房裡。月香還是哭着喊着。罵張媽下賤。勾他的客許多蠢話。張媽在樓下聽見月香哭罵不休。也就惱羞成怒。遂在樓下喊道。我在樓上裝水烟。陸老爺同我說了句頑話。將我拉了坐在牀邊。你就硬說我們有事。你也不必假正經了。你同剃頭的偷關門。我們總明白不肯說破了。你罷了。我們在人家做底下人。聲名要緊。你如今將我的名說壞了。別處難尋生意。再者我家丈夫是個蠻牛。倘若聽見我在揚州有甚風聲。我的命就沒有了。如今你既把我的臉撕破了。我也不要命了。還怕你這紅相公償不起我的命呢。說着也就碰頭。唾腦。尋刀覓剪。唬得蕭老媽。媽子。翠雲同翠琴並男女班子。樓上勸到樓下。月香張媽。媽子。兩人愈吵愈亮。陸書趁着蕭老媽。媽子將月香拉到翠琴房內。他就悄悄的欲想走下樓去。又被月香聽見脚步聲响。趕出房來。將陸書抓住。哭道。你往那裡走。你圖開心。取樂。漂眸子。如今他鬧起來了。你就想走好脫乾淨身子。累我一人受氣。如今死也要死在一處。又將陸書拉到房裡吵鬧。那外場花打鼓。見月香張媽。媽子。總不依勸說。料想這事家裡人說不了。結。趕至強大家。却好賈銘。吳珍。袁猷。魏璧四人齊在那裡。花打鼓向四人告知。賈銘們聽了。一齊到了進玉樓。纔進月香房裡。陸書看見他們來了。連忙起身招呼。邀請入座。眾人看見月香鬢總散了。頭髮披在

賈老爺你這話我細娃子就就受不起了。適纔正與他淘了兩句氣。四位老爺來了。我細娃子未嘗請叫得及。望四位老爺恕罪。賈銘道：那個來怪你？就是要怪你。也要看陸兄弟分上。你兩個人因什麼事煩惱了。聞喏。告訴我們代你兩人評理。月香並不言語。陸書也不噴聲。賈銘們追問至再。翠雲道：陸姐夫。月姐姐不肯說。我來告訴你們。方纔月姐不在房裡。陸姐夫與張媽在房裡說頑話。被月姐姐撞見。罵了張媽幾句。張媽急了。要尋死覓活。正在這裡吵鬧。老爺們來得正好。代他們調處清白。省得瞎啣瞎吵。賈銘笑道：陸弟媳吃點醬油罷了。又吃什麼醋呢。那個猫兒不吃腥。看我們分上不必說什麼了。正說之間。蕭老媽媽子走上樓來。悄悄將賈銘們四人請到樓下翠雲房裡。四位老爺令友陸老爺一時豪興。弄出這種事來。月相公的話又過於叫張媽不過去。如今張媽要尋死拚命。我老媽媽子鵲兒頭上沒多大的腦子。要拜托四位老爺代他們說清結了。賈銘們將張媽喊到房裡。好言勸說。張媽不依。說之至再。張媽道：四位老爺。我這裡生意已被他將我的臉撕破了。我也不能再在此地。叫他還我一個好好的生意。他既說我同陸老爺有事。我也說不得了。叫他拿筆銀子與我算遮羞禮。不然聽憑他官了私休。我總候着就是了。賈銘道：凡事要依人勸。人是甚的好衣服。是新的好。我們代你把話說清白了。將就此還在這裡罷。張媽執意不肯。吳珍道：張奶奶既是實意不肯在這裡。事又湊巧。強大家尤奶奶在他家三四年了。從未告假回家去過。平空的不知怎樣有了身孕。要回去生養。辭了生意。如今我們將你薦到強大家去。自管一說便成。另外叫陸老爺瞞着月相公送你幾兩銀子。看我們分上不必說什麼了。與賈銘們商議。允了張媽十兩銀子。

張媽方纔依允賈銘們復又上樓到了月香房裡分付擺酒代陸書月香和事陸書道在這裡何能要弟兄們作東謙之至再仍是陸書的主人擺下酒來席間翠琴有心想勾搭魏璧彈着琵琶唱了幾個米湯小曲魏璧亦有意愛他兩人調謔魏璧已有了幾分醉意席散之後翠琴要留魏璧在那裡住宿魏璧因與賈銘們同來恐怕他們到強大家告訴巧雲不能在此要一同進城向翠琴道既承你愛厚你我心照改一日我一人來罷翠琴纔讓他同着賈銘們一同進城去了這裡月香雖是賈銘們勸了許多言語心中怒猶未息上了牀來陸書被他揪着咬着恨着罵着掐着氣着哭着說着百般刁話蠻話陸書是各種恭維也不知賭了多少咒發了多少誓枕席間用了多少工夫纔將月香哄住了暫且不表再說賈銘們四人到了強大家內在桂林房裡坐下鳳林雙林巧雲聽見他們來了總來到房裡問道你們可曾吃過晚飯賈銘就將在進玉樓因為甚事做攔停陸書留吃晚飯這一夕話告訴眾人聽了笑不住口吳珍將強大喊到房裡公薦張媽做生意強大答應退出房外去了三子到房裡問道老爺們今日可回去了魏璧躺在桂林牀上先說道我今日醉了不回去了賈銘們道既是魏兄弟不回去我們總在這裡陪你就是了三子退出房外巧雲悄悄向魏璧道在這裡躺躺我房裡有個熟客許久未來今日纔來的等我打發他走了請你到房裡去坐魏璧道你快些叫他滾罷我少老爺要困覺了巧雲道我曉得暫違三位姐夫了說着走出房外那巧雲房裡這個人姓宓名聖讓年紀二十餘歲生得頭大臉大一臉大麻子身材又胖又矮人因他殼子生得胖矮說話又有些肉氣排行第一都喊他宓大臉又送他一個混名叫做肉驚父親在日鹽務生意

房裡坐了好一刻功夫。巧雲意欲留他住宿。又怕魏璧到此要住。所以並未留他。宓聖護今日蓄意是來與巧雲叙舊。拿准了到了這裡。巧雲必要留他。那知到了這裡。坐了半晌。巧雲聲總未噴。且又到別的房裡去了。好大一刻功夫。將他一人坐在房裡。心中就有些不自在了。今見巧雲進房。坐在椅上。不言不語。宓聖護忍耐不住。就將三子喊到房裡道。三子。我今日在這裡住呢。三子道。宓老爺今日不湊巧。巧相公有了鑲了。宓聖護聽了。越加生氣道。他既然有了鑲了。何不早說。將我攔到此刻。叫我如何回去呢。三子道。宓老爺你這話說錯了。你老爺到這裡。並未說着要住的話。巧相公何能平空告訴你說是有箱呢。若說是坐到這時候。是你老爺自己未走。我們何能催你老爺走呢。宓聖護道。不管那個留的箱。總要代我回的了。我老爺今日要住呢。三子道。這不講理的話。我小的不會說。凡事有個先來後到。你老爺許人不來挑挑我家。今日不必打開兒了。宓聖護道。我若是不挑你家。我到不留箱了。如今我要留箱。你又拿這些話塘塞我。還是怕我不把錢你家的麼。你查查帳。我在你家住了那麼此箱。連半文開發總不欠你家的。今日故意要支我走路。如今我偏不走。看你家是個什麼三頭六臂的人。敢在這裡住。我就算他是個好漢了。不伏氣。叫他到這裡來。同老爺鬥口氣。鬥得過我。我就讓他在這裡住了。三子再三俯就。宓聖護越說越氣。大喊大叫的吵鬧起來。魏璧因有了幾分醉意。躺在桂林床上。吳珍因要過癮。就同費銘到鳳林房裡吃烟去了。桂林也同他三人同行。表猷是被雙林拉到他房裡談心。魏璧獨自躺在桂林牀上。此時更深人靜。魏璧聽得巧雲房裡有人喊叫。句句話總關碍着他。酒後生怒。將長衣脫去。跑到巧雲房裡。見有一人坐在

那裡口裡南腔北調扛吵。魏壁出其不意奔到必聖謨面前將衣領揪住。望下一摔。必聖謨未防備。被魏壁攢在房內地板上。魏壁就勢騎在必聖謨身上。揮拳就打。必聖謨仍是罵不絕口。三子趕忙抱住魏壁手腕。跪在停邊哀求。賈銘吳珍袁猷聽見此信。一齊跑到巧雲房裡。問魏壁因為何事。魏壁道：「哥哥們不必問。幫我打這瞎眼忘八羔子。賈銘將必聖謨一望。並不認識。遂向魏壁道：「兄弟你請息怒。權且將他放起來。我弟兄們在此。不怕他飛到那裡去。三人擡不動一個理字。放他起來。讓他自己說。如不在理。我們一齊動手就是了。」吳珍將魏壁的手攣開。拉了站起身來。必聖謨被三子拉起。口裡還嚷嚷咕道：「好呀好呀。賈銘將他拉了坐下。問他姓名。必聖謨道：「我姓必。叫聖謨。賈銘道：「足下因甚事同敝友口角。必聖謨含糊不語。三子道：「必老爺要留巧相公的鑲小的回他有人留了。必老爺就在房裡亂罵。被魏少老爺聽見了。到了房裡。不知怎樣將必老爺碰倒了。賈銘們道：「必哥哥非是我們庇護魏兄弟。這麼說起就是你的不是了。凡事總有先來後到。就是你先留了。我們魏兄弟後到。要留你。你也不能讓他。總是在頑笑場中。沒有什麼氣鬥。若不是你出口傷人。我們魏兄弟何能造次動手。自古道：相罵沒好言。相打沒好拳。算是魏兄弟年輕。曾芥着我們分上。拉了罷。賈銘吳珍袁猷向必聖謨作了一個揖。必聖謨還了一揖。心中原想同魏壁較量。因見他們人眾。孤掌難鳴。沒奈何。忍氣吞聲。立起身來。出了強大家門。回家氣了一夜。次日欲想約人到強大家去。攪魏壁。巧雲同他們打場官事。再為打聽。魏壁是鹽務候補的少爺。自揣勢力不及。悶在心裡。氣成一場大病。險此喪命。發誓再不到頑笑地方去了。幸虧接了魏壁幾拳。却保住必聖謨的家財。後文畧過。不為費銘吳珍袁猷將必聖謨勸走。各自歸房。歇次日。抖擻書。肥了十兩銀子。與張媽將行李等

未曾會見陸書。袁猷寫信來約陸書。不知與不到。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苦口良言賈兄勸友

尋根究底陸姑詢僕

話說陸書終日在進玉樓迷戀。這一日清晨尚未睡起。王媽在帳子外喊道。陸老爺醒醒。袁老爺叫他管家送書信來。要等回信呢。陸書驚醒。趕着穿了小衣下牀。陸書接過來一看。只見信套紅簽寫着。即呈陸文華老爺玉展。傍有四個小子立候。回示後。高寫着。辛巳立秋日封發。陸書將套拆開。裏面兩張六行書。摘出來。只見上寫着。

海棠逞艷。梧葉初凋。伏稔。

文華四棟大人起居。迪吉福履。亨嘉定符私頌。憶自。

棟臺初臨。邗郡再結金蘭。時與諸友朝夕盤桓。殆無虛日。孰意。

吾棟種有夙緣。走入蓬萊。坐擁仙姬。陶情絲竹。竟無暇念及故人耳。茲因。

新盤賈兄華誕。兄與穎士二兄。晴園五弟。凝假強大處。公設壽筵。永日一聚。敢望移。

玉。即至方來茶社取齊。但恐仙姬不使。劉郎離桃源洞口。亦祈示知。專此佈達。伏希。

齊鑒。兼候。

晨佳。不宣。

愚盟兄袁猷拜緘

陸書看畢道。可是順子送來的。王媽道是他。陸書道。你下樓去向他說。我候候他家老爺同各位老爺。我立刻就到老媽答應下樓。回覆順子去了。取了水來與陸書淨面漱口。便喊月香道。月相公起。



來罷。陸老爺起來半會了。月香道：我今日困倦得很，還要睡睡呢。陸書道：你不要喊他我到教場去呢。由他睡罷。陸書洗漱畢，吃了蓮子雞子，進玉樓在北柳巷撞遇小喜子，跟着到了方來茶館。見曹銘們俱坐在那裡。陸書趕近曹銘面前行禮道：大哥兄弟未曾到府祝壽，望乞恕罪。曹銘答禮道：小生曰：何敢驚動賢弟大駕請坐。陸書又與吳珍、袁猷、魏璧見禮入坐。泡了茶來。吳珍道：陸兄弟不是哥哥怪你，這連日戀任妙人，不會我弟兄們了。今日曹大哥華誕，不是袁兄弟寫信到你，連大哥生日總忘記了。該罰不該罰。陸書道：實是兄弟昏了。今日罰兄弟做東。吳珍道：我們早已議定今日公分代大哥慶壽，不要你一人做東。陸書道：明日我請眾位哥哥弟在進玉樓中晚兩頓替大哥補饌，又算陪罪。望哥哥們饒恕兄弟罷。眾人一笑，忙喊跑堂的下了幾來。眾人用畢一同到了強大家中晚兩堂酒。至二更餘方散。陸書到了進玉樓月香房裡坐下。月香道：你今日頑到那裡去的。此刻纔來。陸書道：今日是曹大哥生辰，公分在鳳相公那裡代他做生日的。月香道：你只圖開心取樂，把我一個人捺在家裡。陸書道：曹大哥們却要叫人來接你。我因你早間說困倦，怕你去勞神，假說你身體不爽，所以未曾來接。那知此刻你反怪我。月香冷笑道：好日子多時辰，你平空說我有病，你不必之乎者也了。你若把我接到他家去，你到不能同心。上人大放花燈的頑了。陸書急得賭咒發誓。月香冷言冷語，這是哇咕忽煞。對過房裡來了一人。王媽悄悄將月香喊去。陸書獨自坐在房裡，心中煩悶，倒在牀上。只聽得對過房裡笑語聲過了一刻，房門响聲，又聽得帳鉤响聲。又過了一刻，聽得脚盆响聲。又過一刻，聽得月香到了自己房裡。陸書見他鬚髮鬍鬚，問道：你的頭怎樣鬍的。月香道：翠

門總不出。免得你亂疑。說着將臉往下一沉。陸書道：「你不必着急。我告訴你句話。我看見你們這
裡揚州烟花竹枝詞內，有一首道得妙。」

相公能幹住雙錢

陪過張郎伴李郎

熟客關門生客住

讓他生客刷鍋忙

你如今比他更加能幹，反其所為。

生客關門熟客住

讓他熟客刷鍋忙

月香聽了，登時嗚嗚咽咽哭道：「我們吃相飯的人，雖是下賤，也還有賢愚不等。我雖落烟花數載，仍
係處女，自你梳粧之後，並未留過別客，痴心腸高指望你將我提出火坑，從一而終。那知你同我相
交數月，盡是花言巧語。今日平空的竟賴我，將我說得下賤不堪。我這日子還有甚麼過頭？那裡還
有出頭日子呢？倒在牀上哭泣。陸書反用好言百般安慰，纔將月香勸住了。嘴仍在那裡迷戀。他是
由四月裡到了揚州，通共帶了一千多兩銀子，三四百塊洋錢，怎經得他如此揮霍浪費。日將銀兩
用得罄盡，現在欠下許多錢。蕭老媽媽子道：「月相公，我看小陸連日失魂落魄，我同他要過幾次
銀子，他總是含糊答應，不像從前那樣豪爽。一說就有。我想他是外路人在此地，又無生意買賣，我代
他划算。這此時在這裡用的銀子也不少了。倘若他頑乾了，儘管留他在這裡日累日重，將來如何
起結？月香道：「老乾娘，你不說我，我却忘記告訴你。有半個月頭裡，我看見他帶的金戒指，金間指不
在手上。我問他那裡去了，他說是在澡堂裡洗澡，除下來擦皂角，忘記在涼池板凳上，未曾帶起來。
過後去我就沒有了。我還疑惑他把與那壞東西同他吵了一夜。那知他前日出去一走，回來時腰

帳家道饒裕。未必同他借當。想必是他自己當的。這兩日那手上翡翠斑指也不看見了。蕭老媽媽子道：我有個主見。你大大的放他一個差。試探試探。再作道理。月香應允。等陸書來了。加倍奉承。向他道：翠琴姐姐前日接了一個外路客。打了一根金兜索子。把他在我跟前儘官擺方子。我如今同你要根金兜索子。要一兩六錢重。瘦的我不要。你一兩日就代我辦了。來讓我也氣氣他。陸書平昔凡是月香所要之物。從未回過。今日聽見他要金兜索。須要二三十兩銀子。纔設自己的銀子用盡。那裡去辦。又不能回却。只好含糊答應。過了兩三日。月香催促討要。陸書道：我已經着人回家去取銀子。等拿了來代你辦就是了。月香冷笑了一笑。從此待陸書的光景。比前冷淡得多了。蕭老媽媽子聽得月香說陸書差未辦到。料想他已經頑乾。更加追着要銀。陸書總說銀子未曾拿來。今三明的推諉。這一日早間。陸書到了方來茶館。只有賈銘一人在那裡。彼此招呼。入坐吃茶。談了幾句閒文。賈銘道：愚兄有幾句話。賢弟不必見怪。陸書道：大哥有話儘管說。小弟何能見怪呢。賈銘道：賢弟初到敝地之時。曾經談及係奉老伯之命。來揚納寵。因見月香姿色可愛。意欲買他為妾。愚兄們不合教賢弟以薄餌釣之。孰知賢弟在彼揮金如土。竟忘了正題。愚兄暗為賢弟划算。這數月閒。費用已不下數百餘金。這此地方重在銀錢。前日愚兄在彼見月香代賢弟不以從前那般親熱。賢弟今在異鄉。倘若將銀錢用盡。非獨這糧頭冷面相看。就是賢弟回府亦難對老伯。賢弟須當早為斟酌。月香可圖則圖之。如彼高抬身價。賢弟則當速為另覓小星。早回尊府。以慰老伯父母懸望之心。

並非無意於弟。屢次寫信喊他叔子。說是八月准到。諒他來時一言可就。故此小弟痴痴坐待。未曾
另覓今日兄言及此。真使小弟茅塞頓開。小弟現在亦欲早為打算。正談之間。吳珍表猷魏璧陸續
來到。各用早點已畢。賈銘邀約眾人到強大家吃午飯去了。話分兩頭。且說陸書的姑丈熊大經在
鹽務司帳。日日匆忙。無暇料理家務。陸書到揚。他只說是來探視姑母。留在家中。自有妻子管顧。故
未過問。前因六月十八日東家請帳房。眾同事游湖。座中有人談及陸書在揚如何揮霍。又將遠遠
船上。陸書同着許多女妓。指與熊大經看視。大經望見。不由得怒從心起。道這畜生如此浪蕩。總是
舍舅過於溺愛。今在揚州這般狂為。弟實不知早晚定然着他回去。那人道。非弟冒昧多言。誠恐令
親惹出事來。裏及閣下受氣。大經道。承蒙關切。心感之至。陸書在船上只顧快樂。那裡料得他姑丈
也出來游湖。熊大經游了湖。回歸將這件事記在心裡。今日偷閒早早回家。用過晚飯。就將陸書這
些行為向妻子陸氏告知。陸氏聽了。不勝詫異。次日熊大經起來。仍到店裡辦事去了。陸氏將司閻
的王福叫到裡面來問道。王福。你可知道陸大爺終日在外面所交何人。所作何事。每日是多早晚
回來。王福道。陸大爺初到這裡。是清晨出去。晚間或是二更。或是三更回來。由五月初間。或是隔三
四日回來。住一宿。或是五六日纔回來一次。小的也曾問跟陸大爺的小喜子說。他主人在這裡結
拜了幾個弟兄。每日在天凝門外藏經院什麼人家頑笑。太太要問細底。將小喜子叫進來。一問就
明白了。陸氏道。小喜子此刻可在家裡。王福道。他每日總是晚間吃了晚飯纔回來呢。陸氏道。今日
等他回來。你同他到裡面來。我有話問他。王福答應退出。等到二更多時分。小喜子吃得酒氣醞醞。

敲開大門就要到書房睡覺。王福將他攔住道：「兄弟，緩些去睡。太太着您進去有話問您。」小喜子聽了，吃了一驚，想道：「太太喊我問話，必是主人在外所做的事有了風聲，故此問我。我還是瞞與不瞞？若是瞞藏，又恐太太究罪。若是直說出來，主人又要嗔怒。事在兩難，自己躊躇半晌，想道：「紙也包不住火。如今主人已將銀子頑完了，我再隱瞞不說，明日還不得回常熟去呢？」就是主人知道了，我這推着是姑太太聽見外人說的就是了。主見想定，跟着王福到了後面。此時熊大經尚未回來。陸氏坐在堂屋裡，燈下拿了一副象牙牌，在那裡關五關斬六將。王福走到檐前道：「太太，小喜子來了。」小喜子赶忙請叫了一聲：「姑太太垂手站立。」陸氏見小喜子來了，就將象牙牌推開問道：「小喜子，我有句話問你。你主人在此交結何人？平日所做何事？因何日夜不歸？你是貼身服侍他的，從實告訴我。若代他含糊瞞藏，我叫姑太太拿帖把你送到衙門裡打着問你，不怕你不說。」小喜子聽了，連忙打了一個搶，千道：「姑太太不必動怒。小的不敢隱瞞。」小主人到了揚州，因到教場開頑，在念館裡會見當初問罪到常熟去的個姓袁的，另外一個姓賈姓吳姓魏的。陸氏道：「這些什麼人？」小喜子道：「那姓袁的，據說靠着放債過日子。那姓賈的是運司裡清書姓吳的是揚關差役姓魏的是鹽務候補的少爺。他們五人在小金山拜了弟兄，終日吃花酒頑笑。」小主人在天凝門外藏經院裡看中了，一個妓女名叫月香。小主人打了金鋼，做了好些衣裳與他。初次在那裡住宿，又花了一百多銀子。端午看龍船，代月香做生日。後來月香害病做喜樂會，代月香還福。六月十八日叫燈船，同月香們游湖，常在那裡住宿。將家裡太爺把的五百幾十兩銀子，太爺在家又私自拿了太太幾百兩銀子，幾百鬼洋錢，現在總花用完了。又將帶的金鑲金戒指金牙杖，許多衣服，總當了銀子在那裡花用。

子做什麼。小喜子道：姑太太難道不知我家小主人與家裡大奶奶不大和睦，未曾生着相。家裡太爺把了銀子，叫大爺到揚州買個小姨，娘回去的。這話小主人可曾與姑太太談過。陸氏道：誰姓子。他若是將這些話告訴過我，我何能讓他在外如此亂鬧。你是他貼身服侍，跟隨到揚州來的。他在外面如此浪費，你因何不早來回我。如今他將銀子花用完了，叫我如何對你家太爺太太呢。你主人今日可曾回來。小喜子道：今日還是在那裡住宿。叫小的回來。陸氏道：你明日到那裡將你主人請了回來，就說我有話同他說呢。小喜子答應同着玉福退了出來，仍到書房宿歇。熊大經歸來，陸氏將問小喜子這些話，逐細告知。熊大經聽了，埋怨道：我因店事纏刻難分身，家務各事倚托有你照管，你的姪兒到了這裡，住在我家多日，他竟日夜不歸。你在家中毫不覺察。如今他將帶來許多銀兩洋錢，浪費罄盡。雖說是他不成材，不學好，叫我夫妻如何對他。父母呢。陸氏道：事已如此，返悔不及。收拾安寢。次早，小喜子起來洗過臉，到教場方來茶館，只見曹銘吳珍、袁猷、魏璧在那裡吃茶。陸書並未曾到。小喜子請叫過眾人，就同跟曹銘們的人一桌吃茶。用過點心，茶散之後，小喜子遂到進玉樓來請陸書，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倒醬罐姑侄參商

潑醋瓶夫妻反目

話說陸書正在月香房裡，站在梳桌旁邊，看有個婦人代月香梳頭。陸書手裡拿了一根白銅水烟袋，灣着腰裝水烟，與月香吃。小喜子到了，進玉樓上了樓來，站在月香房門首，纔揭起門帘，陸書看見了他，自覺不好意思，臉一紅，問道：你有何話說。小喜子道：大爺姑太太請大爺回去，有要緊話。

說陸書聽了眉頭一縐道我曉得了飯後回去小喜子答應下樓坐在那裡等候陸書等月杳梳洗已畢吃過中飯小喜子上樓催促數次陸書方纔帶着小喜子到了熊大經家內王福看見陸書連忙立起身來道大爺陸書答應一聲直至後堂拜見了姑母坐在旁邊僕婦獻過茶陸氏道賢侄到舍數月你姑爹奈因事冗不能分身你表弟年紀又輕未曾陪伴賢侄往外遊玩怠慢之至但不知賢侄在敝地另有那幾個親戚那些朋友因何日夜不歸昨日你姑爹回家問我我竟無言可對今日特煩尊紀將賢侄請回談談陸書道小侄到揚因會見從前問配到敝地與小姪交好一個姓袁的還有幾個朋友與小姪結盟常同他們盤桓間或遲了留小姪在那裡下榻故此未曾回來陸氏聽了目中垂淚道哎陸門有何失德出了你這不肖子弟貪頑遊蕩浪費銀兩還將這些謊言來搪塞我想你父親將銀子與你到揚州買小諒來是因你在家中亂鬧想買個人回去收收你的心你到了這裡理當就將這話告訴我夫妻自必趕緊代你辦個人讓你帶了早些回去那知你半字未提在外面結交些狐群狗黨在那些沒相干的地方將帶來銀子洋錢浪費罄盡我且問你回去有何顏面對你父母罷是也罷了你係替由自取只是你父母必要怪我夫妻好說自家的內侄帶了銀子去到揚州買個人又不要姑爹姑媽花錢那知他們除不代我兒子辦人反讓他在揚州亂頑把子花用完了他們袖手旁觀不聞不問憑心而論就是我的兒子到你尊府那裡去事未辦成將一千多兩銀子白白花用完了我也要嗔怪我也要這樣說法那裡知道你這畜生到了這裡並未告訴我夫妻如今落了一個不白之冤說着嚎啕痛哭嗚嗚叨叨猶如倒醬罐三不了四不休不住嘴的言語那知陸書自幼父母溺愛嬌養驕傲性成在家時不論犯了什麼大過浪費多少的銀錢父

母從來不曾高言重語。說些辱罵。今見陸氏這番言語。自己不知懊悔。反性羞成。怒道。姑母不必動怒。橫豎姪兒頑的。是自己帶來的銀子。並未曾向姑母借過一文半釵。姑母恐怕我父母見怪。姪兒明日回去。將未曾告訴過姑母這話。稟明父母。斷不有累姑母。姑母遭怪就是了。陸氏聽了。越加生氣道。我不過說了你兩句。你就如此動怒。少年人太不懂人事。明日大這裡寫封書信到你父母。我看家人送你回去。任憑你在家鄉怎樣鬧法。省得在我這眼睛頭裡帶累我生氣。忙着老媽將王福喊到裡面分付道。王福你今日先到碼頭僱一隻船。明日着你送陸太爺回去。王福答應道。是陸書道。不消姑母費心。姑母是恐姪兒住在尊府。明日沒有銀子。要向姑母騰挪借貸。小姪就此告辭。小喜子快些收拾鋪蓋。喊挑夫來挑行李。陸氏聽得這話。氣得四肢發冷。連話總說不出口來了。王福正勸陸書。那知小喜子已將挑夫喊來。將行囊收拾好了。交與挑夫挑着。陸書氣忿忿的帶着小喜子。押着行李。出了大門去了。王福恐其主人回來查問。悄悄跟着他們。看將行李挑到那裡。再說陸書同小喜子押着行李。到了埂子街。過了太平馬頭。進了怡昌號客寓。王福站在門首等了一刻。見那挑夫拿着扁担繩子。空身出來。知道是住在這裡。就回來稟明。陸氏又氣又悲。氣的是陸書不成材。不學好語言。無知悲的是娘家只此一脈。如此行為。料難守業興家。等到二更多時分。熊大經回來。陸氏將這話。逐細告訴一番。熊大經道。這小畜生固然不好。但是你家令兒也太荒唐。你既把許多銀子。叫他到揚州買小。何妨寫封書信到我。我知道此事。萬不能不代他早為辦個人。讓他回去。何致任他在揚。耽擱這些時。如今銀子已花用完了。說也無益。明日等我到怡昌號去。請他來家住三朝五日。勸他回去。省得他在寓所。越住越壞。明日頑的不像個樣子。我兩人如何對你。

家哥嫂呢。陸氏道：我看這畜生必不肯來的。熊大經道：他若不來，再做道理一宿已過。次日清晨，熊大經到怡昌號，只見小喜子在寓所，向熊大經道：姑太爺我家太爺昨日未曾回來。熊大經微笑了，一笑道：你向主人說，我親自過來請他，還到我家裡去住。我家太太有甚閒言，望你家太爺諸事者。我面上好親戚，不可參商。你代我說到了。小喜子答應。熊大經仍到店裡料理之事，一連到怡昌號去了三日。總未會陸書一面。問小喜子可曾向陸書說過。小喜子道：小的已將姑太爺的話向主人說過幾次，他並未言語。熊大經回家，將陸書在揚所做各事不聽教訓，現在賭氣搬住寓所。一切細情寫了一封書信，專人送到常熟陸書家去了。再說陸書因姑母說了他幾句，賭氣將行李發到怡昌號客寓，賃了一個單房，講明主僕二人，每日二百文房飯錢。陸書將寓所講定，又到進玉樓來。在月香房裡坐了好一刻工夫。月香纔來，陸書道：你做什麼事到此。刻纔來。月香道：樓下翠雲姐姐房裡來了，起把勢，打白大茶圍，吃白大鴉片烟，喊我到那裡。若不稍為酬應，酬應又要亂起毛。扛扛吵吵，回來又要辦席招賠，不如敷衍他們出門。省事無事。正說之間，這見蕭老媽媽，媽媽子走進房來。月香立起身來，道：老乾娘請坐。蕭老媽媽，媽媽子坐下，向陸書道：陸老爺，我前日向你說付幾十兩銀子，今日帶來了。陸書道：我前日已曾向你說過，我看人家去拿銀子，尚未曾到。一面求了，一面就把與你。蕭老媽媽，媽媽子道：陸老爺，你說回去拿銀子，知道幾時纔來。我這裡迫不及待，不曉得多少事，等着銀子用呢。請你老爺不拘在那個銀號裡，先兌等銀子。我等着要用呢。若不是急需，也不儘等向你老爺說了，還怕你老爺少我銀子呢。拜托你老爺明日幫我個忙罷。陸書見他絮絮叨叨，遂道：是了，是了。

了月香冷笑了一笑。弄得陸書跟倪不安。吃了晚飯住了一宿。次日清早到了。去來在會。見會銀
吳珍表猷魏壁一桌吃茶。用過點心。陸書將表猷拉到旁邊道。小弟現在銀子用完。蕭老媽媽子叮
着要銀子。如今同哥哥商議。暫借二三十兩銀子。聽憑哥哥要甚麼利錢。明日等拿了銀子來。本利
一併趙上。決不有誤。表猷道。愚兄雖有幾兩銀子。都借在人身上一時不能索本。前日有兩處利銀
因我常常在強大家貪頑。未曾會見。我總送到家裡。你嫂子那裡收着。大約也只得十幾兩銀子。等我
今日回去。將這銀子拿出來。明日仍在這裡會。你拿去就是了。若說利息。成為笑話了。陸書道。拜托
拜托。兩人復又入席。談了些閒話。方纔各散。却說表猷的妻子杜氏。因表猷在外眠花宿柳。時常在
外住宿。與表猷扛吵已非一次。公姑勸說不聽。如今習以為常。只好由他。夫妻兩人吵了。表猷又是
接連三夜未曾回來。今日因為允了陸書借銀子。傍晚就回至家內。吃了晚飯。到了房裡。向杜氏道。
某人某人送來利銀。拿出來。把我杜氏道。你要這銀子做什麼事用。表猷道。陸兄弟同我借銀子。我
已允准了他。所以要這兩處銀子。湊着借與他的。杜氏聽了個陸字。知是同丈夫頑的朋友。不由得
心中生氣道。這姓陸的是異鄉人。他在揚州又不做生意買賣。終日飲酒宿娼。你將銀子借與他。拿
什麼抵頭還你呢。表猷道。我在常熟許多事情。承他父子的大情。今日他在這裡。初次開口同我借
幾兩銀子。我怎好意思回說不借。況且他說已經着人回家去拿銀子。拿了來就還我了。就是借去
不還。我也是該派借與他的。杜氏道。你這話說的纒多款式。你也不想家中並無田地房產。全是
我將些賠奩衣服首飾折變的銀子。原說在外面生息生息。貼補家內薪水。你這連日頑得失魂落魄。
連利錢總沒心腸去要了。還虧得借戶信實。將利銀送到家裡。你不知在姨子那裡一連住了幾夜也

不知欠下多少銀子。家裡來扯謊想將銀子賺哄出去好做大老官。就算是姓陸的借銀是實。這般肉饅首打狗。有去無來的銀子。我也不借。我還要搖搖。你從今以後。我也不想這利錢。啣口墊被了。你看連代我將兩牢瘟銀子本錢要了家來。橫豎你既拚得死。我也拚得埋。我將本銀收回。看你在那裡這空心大老。到做得長久不長久。那一日把我弄急了。鬧到姨子那裡。將這狐狸精撕開來。讓我出出氣。袁猷道。婦人家須要曉得三從四德。像你這些醋話。也不怕人聽見笑你。杜氏見袁猷說他吃醋。戳了他的心。便號啕慟哭道。你終日打成坑眼成塘。睡在姨子那裡。我何嘗管你。今日家來又想把銀子哄了出去。到姨子那裡開心漂肺子。你頑窮了。不怕可以靠着姨子吃飯去了。我們婦道家沒腳蟹望那裡跑去。我不過勸說了。你兩句你就說我吃醋。但凡女人嫁了丈夫。總是要望丈夫好的。像我這樣苦命。那幾年你生事鬧禍。遭了訪案。收在牢裡。把我唬得肉跳心驚。晝夜無眠。後來問罪出去。我在家裡煮粥熬湯。巴山巴海。只得你罪滿回來。怎樣同我說。從今以後。再不貪頑亂鬧。打起精神想日子過了。我只說是敗子回頭。金不換哄。我得將賠嫁來的衣服首飾。折變了銀子。把與你。在外生點利息。貼補家內薪水。敷衍過窮日子。誰知你自從這姓陸的到了揚州。就是我家對頭星。你又吃了昏迷湯。把魂掉到姨子那裡。我也由你去了。你今日又想哄我的銀子。我這日子還有什麼過頭。我也不要命了。就將頭望着袁猷懷裡撞來。袁猷聽見杜氏絮絮叨叨。心中已經動怒。正要立起身來想打杜氏。適值杜氏將頭撞來。袁猷將身子一偏。趁勢就將杜氏頭髮抓住。那玉簪跌斷在地。銀挖攢在單邊。杜氏更加急了。用手來抓袁猷髮辮。不料手指在袁猷左腮腕上抓了兩道。指痕表猷氣上加氣。將杜氏頭髮揪住。一摔。掙跌在地。袁猷騎在杜氏身上。正欲揮拳毆打。家中僕

氣悶在心。他夫妻兩人先在房裡口角。老夫妻只當不知。此刻聽得袁猷將杜氏攆地要打。恐怕弄出事來。老夫妻趕着前來。將袁猷呼叱了兩句。袁猷不敢向父母辯白。將手一鬆。立起身來向外去。袁猷的母親將杜氏拉起勸說了一番。杜氏賭氣倒在牀上和衣而睡。夫妻從此愈加不睦。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袁友英蓄意納寵

甄雙林矢志從良

話說袁猷在家內因拿銀子與妻子杜氏口角打降。又被父母說了幾句不敢向父母辯白。忍着氣離了家內。氣勃勃的到了强大家裡。却好雙林房裡沒客。三子請他到房裡坐下。老媽趕忙進房。獻茶裝水烟。雙林看見袁猷滿面怒色。不言不語。又見他左邊腮上有兩道指痕。不知他與何人啣氣。等袁猷坐下。來有好一刻工夫。先談了許多閒話。纔從容問道：「你這臉上是怎模樣的？」袁猷又氣又愧道：「再不要提起了。因為有個至好朋友同我借幾兩銀子。我不好意思回他。允約明日借給與他。今日回家去拿銀子。那知我家這不賢的妻子。除將這連日人送去的利銀藏匿起來。及咕咕咕說了許多不講理的蠻話。說起我的氣來。抓住他的頭髮要打。那知道他用手來搪隔。他的手指誤碰在我臉上。我更加生氣。一時性起。將他攆跌在地。拳頭巴掌打了不計其數。還是我家老翁同我家老太說了幾句。我纔將他放了起來。我就到你這裡來了。從今以後。我當那這不賢是死掉了。相與我弄個人。另外尋一處房子在外面居住。倘若托天庇佑。該應我家不絕一脈。着個兒子傳宗接代。看這不賢同誰扛吵。說着仍是怒氣勃勃。雙林聽了這番言語。心中沉吟想道：我自從那夜得那

異夢。次日到白衣觀音禱香求了那麼一條籤句。我就時刻留心試探這姓表的。看他性格甚是溫存。年紀又只比我大了十歲。若論他的家道。雖不富足。聽他逐日言語。看他人又能幹。也可以敷衍過活。想我今年已十八歲了。這碗相飯吃了四年。想起那初到揚州來的時候。在人家做細帳。日裡關上幾個門。晚間還要留鑲。不拘那人老少。好歹總不能不留。留個好客。還罷了。若留下一個壞客。他那裡顧你生死。累下許多暗病。吃了年餘的苦。好容易哄張驕李纜。改了分帳。這些酸甜苦辣。那樣沒有經歷過了。如今外面頑友越過越刁。除沒有潑浪銀錢花用。恨不能倒貼他。此纜好。更可笑揚州風俗。相公身上總要落個把勢。這把勢之中。十人到有九人不好。又要吃醋。又要放差。一百二十分的恭惟。若是一點不如他的意。就凸出凹進。做壞事。受不了。這些瘟氣。若是不落把勢。這個也要相好。那個鬧着落交。弄得瞎扛瞎吵。自今新出來這一班把勢。三個成群。五個結黨。耀武揚威。不知他們有什麼狠處。來到這裡就想吃白大酒。鑿鴉片烟。吃曹記得那一日。有幾個把勢。在這裡擺台子。我被他們灌了幾大碗的酒。過後那一吐。險些免醉死了。想我父母俱故。又無弟兄姊妹。子身一人。儘管在這是非場中。貪戀有何益處。倘若運醜。弄出點毛病來。連命送掉了。還不曉得。吃我苦了。這幾年。徽倖沒有吃上鴉片烟。癮自己省吃儉用。此項積聚了幾兩銀子。落了此衣服首飾。喜得我未曾許配過人家。沒有丈夫。可以由得自己做主。久欲從良。脫離苦海。正是俗語說得好。易求無價寶。難覓有情郎。這幾年來。也沒有個知心合意的人。免我久已有意思。跟這姓表的從良。只因聞得他的妻子大妬。所以從未啟齒。今日聽他這些言語。大約他弄人是弄定准了。好在他說是另外尋房在外。面另主。我若跟了他。他妻子任憑怎樣妬。好在他在裡。我在外。面。他不能日日跑到我

裡曾經看見許多吃相飯的人。到了下橋時候。猪不聞。狗不保。弄得在街坊上沿門叫化。那纔難呢。
我看見那揚州烟花行枝詞九十九首內有一首。

錢財易得不為奇

幾個存留防後資

鴉片癮成顏色老

有誰着戀下橋時

到那光景。後悔無及。此刻趁他夫妻反目。他要弄人一團豪興之時。我且慢慢的探他口氣。將我終身大事弄定。省得到那人老花殘下橋的時候。沒有收成結果。至見已定。逆假意勸道。不是我批評你。你家大奶奶說的。也是些正經話。怕你在外貪頑。浪費銀錢。但凡婦人家嫁了丈夫。誰人不望丈夫好。呢。你在外面常不在家。去婦人家。心路最窄。那裡沒有幾句閒話。你就該忍耐。他此子不是萬不是。結髮夫妻。你也不該動氣打他。這就是你的不是。趁早歇歇。息息。氣。依我勸張奶奶來裝水烟。與袁老爺吃。在這裡頑一刻。我今日不留你。早些家去。夫妻無隔宿之仇。又道壞死了。是家內夫妻。外面再好些。究竟是露水之情。一朝緣盡。就各走各的路了。袁猷聽了。冷笑道。罷了。罷了。不要你說這些假道學的話了。自古道。穿青的護黑漢。不是我此刻在你面前說。從今以後。我要再同這不賢睡覺。我就不是人生父母養的。你今日另外有了好客。拿這些話來撞我了。除了靈山別有廟。到處有香燒。除了你這裡。我還怕沒有地方住呢。張媽正在旁邊裝水烟。聽見袁猷這話。便說道。袁老爺趁早不用說這些話。那家夫妻不啗氣。我家雙相公勸你老爺也是為好說的好話。你老爺到看反了。你們相好也不是一天了。莫說相公今日沒得客。就是有了客。你老爺來了。也不能留別人的雙林。聽見袁猷說這些話。就坐到袁猷懷裏。將袁猷耳朵揪住道。我到不曉得你這個人。不宜吃好草。

道此刻說得好聽的很。只怕口是心非。若是跟了我明日同我家那個不賢一般見識吃起醋來。那豈不是我命裡遭逢呢。雙林道口說無憑。我同你拍個巴掌。遂將右手伸出。被外表猷將左手伸出。兩人對拍了手掌。復又各自發誓。一切講明。專等雙林的母舅到了揚州。把洋錢與他。立了憑據。就跟表猷從良。雙林又叮囑表猷。先將房屋覓定。省得臨時沒有房屋居住。兩人說了一夜。直至天明。方纔睡熟。睡到紅日東升。表猷起來洗漱畢。吃過蓮子。離了強大家。到了教場。方來茶館。只見賈銘吳珍。陸書。魏璧。早已到了那裡。坐在一桌吃茶。見表猷到了。招呼入坐。跑堂的泡了茶來。吳珍看見表猷。面上有兩道指痕。心中已有幾分明白。大約是夫妻嗔氣。逆問道。表兄弟你同誰人較量。被誰欺負。告訴我弟兄們。代你出氣。不知表猷如何回答。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牀頭金盡青樓冷面

夢裡情濃浪子痴心

話說吳珍看見表猷面上有兩道指痕。追問表猷與何人嗔氣。表猷歎了一聲道。家醜不可外揚。小弟因有個朋友。昨日向我借幾兩銀子用。我昨晚回家去取銀子。不意我家不賢。將銀子藏匿起來。反說了許多蠻話。觸惱小弟一時性起。揪住他的頭髮要打。他與小弟手舞足蹈。碰在小弟臉上。抓了兩道指痕。被小弟將他攢在地下。打了多少拳數。還是家父攔阻。小弟纔放了手。把小弟整整氣了一夜。告訴弟兄們不要取笑。吳珍道。表兄弟說那裡話。那家夫妻不傷和氣。不是哥哥說你。你我在外貪頑。常不回去。自己先就了幾分不是。但凡婦道心路最窄。弟媳因賢弟在外貪頑。將銀子勒住。恐你在外浪費。也是好事。賢弟也不該造次動手就打。這就是你的錯處。壞死了是結髮夫妻。賢弟下次千祈不可。賈銘們亦將善言相勸。表猷唯唯答應。各人用過點心。表猷將陸書拉到半邊。

道賢弟昨日所談之話。稍遲兩三日。等我在外面有兩處利銀。湊與賢弟用就是了。陸書道。因為小弟之事。累及哥嫂。有傷和氣。實是如何過意得去。袁猷道。賢弟說那裡話來。這不賢與我啣氣。已非一次。豈是因賢弟纔說閒話的。兩人復又入座。又談了些閒話。出了茶館。各自分散。陸書因袁猷的銀子未曾借得到手。回到怡昌號客寓。吃了午飯。將幾件衣服。叫小喜子拿到當典內。當了十幾兩銀子。在錢店內。換了幾千錢。叫小喜子把房飯錢。留此零用。陸書帶了十兩銀子。到了進玉樓。在月香房裡。方纔坐下。蕭老媽媽。子看見陸書來了。隨即跟着上樓。到了房裡。向陸書要銀子。陸書將十兩銀子取出。道。這十兩銀子。你先收了。等我銀子來。再找你。蕭老媽媽。子將銀子接過。道。陸老爺。我同你說了幾次。原想你付幾十兩銀子。與我。我這裡也不曉得有多少事情。抵住你的銀子。誰知弄到今日。你把十兩銀子。鋸不成葫蘆。改不成瓢。能做什麼事呢。陸書道。你將這銀子。權且收了。隨後我再把與你就是了。蕭老媽媽。子左也拜託。右也拜託。唧唧噥噥。下樓去了。月香道。我要覓索子呢。陸書道。我的銀子。還未曾拿了。來。你要覓索子。如何能有呢。月香道。本來是我不是。也不該同你說這些白話。你就有銀子。弄東西頑耍。送到那知心合意相好的那裡去呢。我們無非是混巴掇。就個名罷了。陸書急道。你這話。真正要燥死人。若說我在家裡時。或者這裡那裡。亂頑是有的。如今在揚州。除了你與我相好。真是難得誓的。你不必哇咕我。月香道。陸大老爺。你也不必假着急。你是個正經人。如今我寬賴了你。我只曉得離了我。一刻就鬼鬼祟祟。何況今日到了別處呢。你是心滿意足。自必揀他心愛的。差應了去。奉惟論理。我也不該說你。我同你要東西。橫豎是任憑怎樣說。辦與不辦。要

也不似平昔與他那般咬頑開笑。由他一人睡在房裡。月香啣了一根旱烟袋到翠雲房裡說開話去了。及至晚飯擺在房裡桌上。老媽喊了月香幾次。纔到房裡胡亂陪着陸書吃了晚飯。月香洗過手臉重新用粉撲勻了臉。又啣着旱烟袋到翠雲房裡去了。將陸書丟在房裡一人獨坐。冷冷清清。老媽看不過意。勤來裝烟獻茶。尋些閒話同陸書談說。說打打岔。到了二更多時分。陸書自覺沒有興趣。遂叫老媽收拾牀鋪讓他先睡。聽得雞叫二遍。月香方纔歸房宿歇。陸書略為向他挑逗。月香怒言以拒。竟致同牀兩不相靠。又過了數日。袁猷借了十兩銀子與他。陸書把了二兩銀子與月香零用。那八兩銀子把與蕭老媽。媽子收過去道：不是我老媽。媽子不懂人事。儘管催逼你老爺。我們家裡月相公是你老爺常在這裡。不能另外留客。我家女兒翠雲現在懷孕。不能過於留人。翠琴雖說是個細帳。一個月能住幾闊。鑲現在房錢欠下若干。房東追着要錢。若再不把就要辭房。那一來連住處全無。柴店米店肉店魚攤糟坊酒館水菓雜貨各店逐日追逼要錢。還有各戶利錢。傍子的印子差徭使費人情分子。知單等件。開着這兩扇窄門。每日要幾千錢纔得過去。還有個大心思。翠琴相公不久就滿了季。他家要來掣細價。我原指望你老爺付幾十兩銀子。讓我將此碎事彌補彌補。留幾兩銀子湊湊。好把翠琴相公的細價。那曉得你老爺過上幾天。把這銀十兩八兩。若要同你老爺算帳。你到又住了。這麼些鑲數。吃了多少。賴數便中晚飯。這叫做陰天駁稻草。越駁越重。如今要費你老爺的心。大大的代我老媽。媽子設個法。同我清下了帳。幫助我一下子。不然我就過不去了。我老媽。媽子被人逼住。你老爺是我家門裡一個好長客。那個不知道。連你也不好意思。

陸老爺你想想。可是這個話呢。又向月香道。月相公不是我來怪你。你是我家裡人。曉得我這連日光景。你就該望陸老爺說。請他幫我個忙。你說一句要抵我十句呢。月香道。老乾娘你却不要怪我。我是那一日不向他說呢。陸書見他們絮絮叨叨。心中好不耐煩。遂道。你不必儘管說這些窮話。竟一兩日。我把帳算清了。把你就是了。蕭老媽媽子道。阿彌陀佛。保佑你老爺多香幾個大頭大臉的兒子。立起身來。復又叮噓囑咐。方纔下樓去了。陸書坐在房裡。月香同他猶如初來生客。連戲話總不說一句。在房裡坐的時辰少。在別人房裡閒頑的時辰多。晚間纔睡上牀。月香道。你把幾兩倒頭銀子。把與老樑貨罷。省得他說這些窮話。你前脚出了門。他同我咕咕呱呱。說我不幫着他。同你要銀子。說多少熬不熟。不熟的話。我聽不慣。他那些厭話。你明日做點好事。將銀子把與他罷罷罷。你我相好。省得帶累我受氣。陸書聽他這些言語。自己知道銀子業已用盡。現在那裡有銀子開發。又說不出口來。只好含糊答應。次早起來洗漱已畢。月香道。那日我沒有零錢。未曾叫人買蓮子。煨相應你到教場茶館裡。吃了點心。回去取了銀子。再來罷。陸書聽了這話。心中大不受用。離了月香房。纔下了樓。蕭老媽媽子迎住道。陸老爺那事。今日拜託你幫個忙。我等著開發人呢。陸書唯唯。答應出了進玉樓。到了教場方來茶館。見費銘、吳珍、袁猷、魏璧總在那裡。彼此招呼。入坐吃茶。陸書悶懨懨的。不似往常光景。眾人見他沒精打神。這般模樣。追問他為着何事。陸書將蕭老媽媽子如何追逼要銀。月香待他如何光景。怎麼樣冷落他。說些什麼言語。逐細告訴眾人。費銘道。賢弟。你今日信了愚兄那日勸你的話了。你若再不相信。你三天不到那裡去。到第四日空手再去。看他那裡

家打帳總是這些頑頭纔好起結呢。陸書將疑心中仍是着意着月香，只因蕭老媽媽子逼逼要銀現，在囊囊蕭蕭，沒有銀子，不能到那裡去。行此兩難，各人用過卑點，賈銘知道陸書心意，邊着眾人到強大家吃午飯，進了門來，因桂林房裡沒客，請到房裡坐下。老媽裝烟獻茶，吳珍、賈銘在那裡開烟過癮。賈銘將三子喊到房裡道：「你到進玉樓去，帶月相公說，是陸老爺在這裡等着呢。」三子答應去了多時，方纔回來，向賈銘道：「月相公不在家，到金公館出局去了。」賈銘冷笑了一笑，心中早已明白，曉得是怕陸書沒有銀子開發局，色恐其越累越重，故此推託不來。點點頭就不追問了。眾人在那裡吃了午飯，晚間又是魏璧做東，仍在那裡擺酒。賈銘、吳珍、袁猷、魏璧各人皆有相好的陪酒頑皮開笑，開懷暢飲。惟有陸書想起這數月逐日與月香朝夕不離，今日一人獨自在席間坐，沒談沒說，吃了幾杯酒，悶酒不覺有些醉意，席尚未終，他就辭別眾人要走。眾人知他心意，不使強留，讓

他帶着小喜子先走，約定明日仍在方來再會。陸書去了。賈銘們送了陸書去後，重新入席，開酒不提。再說陸書帶着小喜子離了強大家，因沒有銀子，不能到月香那裡去，回到怡昌號客寓，進了房對着一盞孤燈，無情無緒。叫小喜子將鋪蓋代為鋪好，叫他去睡。陸書獨坐房中，想想越悶，越思越迷，和衣倒睡在牀，想起到揚時候，每日在月香那裡，他與我百種恩愛，綢繆何等熱鬧。今日孤眠獨宿，就這般淒涼，翻來覆去，方纔合眼朦朧。這見月香向着他道：「影計恭喜你，如了心願了。我的叔子今日到了這裡，我已經同他說明，他要二百塊洋錢身價。我曉得你現在沒有銀子，我將平昔積聚私蓄湊與叔子收去，放下一張憑據，聽憑我自己配人，與他無干。你可揀選個好日期，將我帶出去，同你動身回常熟，就是了。」陸書聽了喜出望外，道：「改日不如撞日，赶忙叫小喜子雇了一隻船，喊了

一乘小轎幾名挑夫到了進玉樓月香滿面堆歡忙將鋪蓋箱籠總查交與挑夫挑着月香辭別眾人蕭老媽媽子向陸書道陸老爺你所少的銀子總是月相公還清了。我老媽媽子恐有不好之處望你老爺同月相公包含。陸書聽得銀已還清更加歡喜。月香上了小轎。陸書同小喜子押着行李到了馬頭下轎登舟。將行囊物件總皆搬到船上。將轎錢挑力開發清楚。正欲開船。忽然來了一個年約二十餘歲的少年男子。手持利刃。跳進船艙。揪住陸書道。你把我的妻子拐到那裡去。陸書道。月香並無丈夫。我是用銀子買他的。你是什麼光棍。平空到此。持刀行兇。想搶我的人嗎。轉眼首着月香坐在艙裡冷笑。並不言語。陸書向月香道。你因何在這裡嘻笑。口也不開。是何道理。月香道。他是我的丈夫。我是他的妻子。你叫我怎樣說法。論理我要幫着他。何能順着你呢。陸書聽了。急道。你平昔向我說你沒有丈夫。並未許配過人家。只有一個叔子。今日這丈夫是那裡來的。月香道。你是一個聰明人。怎麼這般糊塗。當初你有銀子。我就沒有丈夫。今日你的銀子完了。我何能不跟着我丈夫過日子呢。我們吃相飯的人。接着一個客。總是哄他說是沒有丈夫。要哄騙着他。若不這樣說法。那客家怎麼肯把銀錢任意在我們身上花用呢。若是當真說是從良跟他。今日說跟這個明日說跟那個。就把我碎剝開來。還不夠分呢。陸書道。就等他是你的丈夫。你同我何等恩愛。今日如何對我呢。月香道。你這話更是好笑。你難道連露水夫妻錢盡緣盡這句話總不曉得。你頑到今日。銀子頑的若干。還是這樣迷迷糊糊的。陸書道。這些話總不說了。現在你身上懷子。月香也未等他說完。啞的一笑道。你這個人。真正是迷了。莫說我現在並未曾有孕。就是我當真的有了身孕。我們吃相

說我是懷孕了。養個女兒。我是自然留着撫養。大了好接手尋銀子。就是生個兒子。我也不罷空弄白脚的。把你就弄我肯把與你。難道你還能將這娃子帶着家去。好好撫養嗎。陸書聽他這些話。猶如渾身落在冷水裡。連心都涼透了。心中百般惱怒。欲想與月香再為理說。被那揪住他的少年人。道你這人要弄是個糊塗忘八蛋。我的妻子將父母遺體陪你睡覺。你不過花用了幾個臭錢。如今還要哇酸說這許多白話。想霸佔我的妻子嗎。右手的刀望着陸書當胸就刺。唬得陸書一聲喊叫。不知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凌盤川陸書歸里

借青蚨吳珍結怨

話說陸書被月香的丈夫揪住右手持刀當胸刺來。唬得陸書一聲大叫。驚醒來都是一場大夢。週身汗如雨下。但見房中殘燈微明。窗外月光如紙。好不詫異。因想道。我看月香與我百般恩愛。萬種綢繆。曾經發多少誓。賭多少咒。何能像這夢中這些言語如此薄情。這總是我自己疑惑。故有此夢。忽又轉念想道。月香從前待我雖好。這因自從同我要金兜索子。我未曾與他。現在待我的光景。不似從前。或同這夢一樣。亦未可知。胡思亂想一夜。何曾合眼。天色纔明。就將小喜子喊起。小喜子道。大爺今日有什麼事。起這麼早。陸書道。你不必問。快些取水淨面。小喜子趕忙取了面水。與陸書洗漱。畢。出了怡昌號客寓。直奔教場方來茶館。今日過於來早。賈銘們尚未曾到。陸書泡了碗茶。等了好一刻工夫。賈銘吳珍袁猷魏璧方纔陸續而來。彼此招呼。一桌坐下吃茶。各用點心。正在閒談。這覓進玉樓的外場花打鼓。走近他們席前。請教過眾人。走到陸書身旁。呵着腰。低低向陸書道。老爺昨

日打發人去帶月相公。理應過來伺候。無奈出了局不在家裡。老爺同眾位莫怪。月相公散了局回來。進明就問你老爺。見你老爺昨日未曾去哭了一夜。今日黎明就雇看小的來請老爺。陸書道：我在那裡幾個月。你家月相公總未曾出過局。偏是昨日我不在那裡。就有什麼金公館銀公館出局了。你也不必掩飾。我已明白了。無非是怕我帶局。沒有銀子開發局罷了。花打鼓道：陸老爺你說到那裡去了。想起來也難怪你老爺。生疑偏偏有這巧事。實在昨日是金公館帶局出去的。你老爺倘若不信。也可問得出來。你老爺同月相公相好已非一日。趁早不必生這些疑。就是你老爺帶局沒有局包。也要過來伺候的。賈銘聽了。知是花打鼓做詞。遂道：你也不必囉唆了。陸老爺回來到你家來。就是了。花打鼓道：諸位老爺賞個臉。就請到那裡去頑頑。又向魏璧道：家裡翠琴相公請老爺。千定過去走走。說是同你老爺有要緊話說呢。魏璧含糊答應。花打鼓走了數步。復又轉身向陸書道：家裡老爺前日同老爺說的話。拜託老爺。今日要抵用呢。陸書道：我曉得了。花打鼓再三叮囑。方纔出了茶館。去了。賈銘道：陸賢弟。你可曉得。花打鼓先說月香記。望着他請你是真是假呢。陸書道：或是昔月香打發他來請我。亦未可知。賈銘道：賢弟。我勸你不必迷了。昨日帶局不來。我們就知道那裡要遠你了。今日花打鼓請你那些話都是假的。只有同你要銀子。這句話是真的。你今日有了銀子。到那裡去開發他們。仍是照常一樣恭維。你若沒有銀子。未必不冷眼相待。況且你自己若是沒有銀子。也就沒意思。空手去了。我昨日已曾談過。但凡吃相飯的人家。要與客家打帳。總是這飛光景。莫珍道：吃相飯的能有幾個好心腸。總是這認得銀子。不認得人。表獻道：這也難說。自古道：色不迷人。人自迷。這些吃相飯的一般。也有被客家迷住的。總然一句話。少張三不遠。李四這些頑笑地。

月香未必能於好意思暫時變臉。如此薄情。賈銘道：你我不必亂議。再望彼禱。就知道。陸書聽他
們這一句。那一句。又想起夜來夢中光景。恨不能插翅飛到進玉樓。試看月香真假。又因沒有銀子。
怕蕭老媽媽子嘔心。心中十分着急。坐立不安。行止兩難。表敵懂得陸書心意。遂邀約眾人。同到飯
館裡。吃了午飯。仍在方來吃茶。至晚。又到了強大家擺酒散後。陸書回到怡昌號客寓。叫小喜子泡
了一壺濃茶。悶懨懨的坐在房裡。品茗。小喜子侍立在旁。陸書道：你去睡罷。我稍坐一刻。也就睡了。
小喜子道：小的該死。有句話到了今日。不能不說了。陸書道：你有話。為何不說呢。小喜子道：老爺在
家裡把銀子與大爺。到揚州來。原是辦姨奶奶的。那知大爺到了這裡。人也未曾着着一個。把那
帶來的許多銀子。花用完了。小的看月相公那裡。近日待大爺的光景。比從前大不相同。大爺還是
痴獸獸的戀在那裡。大爺的銀子。已花用完了。金器是換掉了。衣服是當的了。小的欲想月相公那
裡。也不能不要身價。白白的把幾個人。送與大爺。儘管在此地。住一日。累一日。若再過幾天。秋風一
起。那豈不是個笑話呢。大爺如果歡喜月相公捨不得他。在小的愚蠢主意。不如趕緊回去。將這話
稟明老爺。擎幾百兩銀子。到揚州來。將月相公買回去。就是了。何必在此空耽擱呢。大爺想想。小的
話。是與不是。陸書嘆了一口氣。道：獸娃子。我怎麼不想回去。如今銀子已用完了。人也未曾辦得。現
在又將些金器換掉。衣服當了許多。在這地方。回家去。如何對得住老爺太太。再者進玉樓。欠他許
多銀子。他那裡。何能讓我。就走。三來連盤川。總沒有分文。如何回去呢。小喜子道：大爺若說是回去。
對不住老爺太太。大爺到了揚州。就該辦個人。早早回去。如今銀子已用完了。說也無益。自古道：醜

媳婦免不得見翁姑況且平昔大爺在家中比這事大的也不知多少老爺太太又何曾說過大爺的不是在小的着這却不消憂慮若說是久進玉樓的銀子大爺在他家花了若干如今就少他幾兩銀子他敢不許大爺回去若說沒有盤纏大爺可同袁太爺們商議小的看他們與大爺朝夕不離又是結拜過的自然要說法讓大爺回去的陸書道我自自道理你去睡罷小喜子答應先去睡了陸書吃了幾碗茶和衣倒在牀上越想越煩一夜無眠待至天明將小喜子喊了起來取了面水陸書洗漱畢到教場方來茶館泡了茶等候賈銘吳珍袁猷魏璧陸續來到招呼在一桌坐下正在閒談只見花打鼓走近席前請叫眾位老爺就向陸書要錢今日的話不似昨日婉轉勒逼要了帶着走的光景陸書當着眾人不好回說沒銀遂道你不必囉唆了今日午後我一定送銀子到你家來就是了花打鼓不肯儘管站在旁邊賈銘們說之至再花打鼓方纔去了陸書此刻要想到月香那裡去又沒有銀子不能前去欲想回家又無盤川進退兩難將袁猷約在另席道小弟欠進玉樓的銀子你看他如此催逼小弟竟不好意思回他欲想退舍取了銀子再到揚州歸給他家但是沒有盤川又有些衣服當在這裡如何回去思維至再還望哥哥代小弟籌畫幫扶小弟回去改日來揚連哥哥那項一并歸趙袁猷道愚兄那幾兩銀子賢弟遠提他做什麼至於那進玉樓的事早知道你在他家花用不少了就是欠他幾兩銀子也不為虧負他家但是盤川贖當約莫要多少方可敷衍呢陸書道小弟此三金器不必說了所有衣服當了十幾兩銀子怡昌號欠該幾十錢房飯再加盤川需得二十餘金纔可將就動身袁猷道賢弟且請稍坐讓我向大哥們說代你打算陸書道一切拜表猷入席將陸書所談的話向賈銘吳珍魏璧告知吳珍道不是我出頭船免先爛底幫朋

日就要叫船。明日好讓陸兄弟回去。你們看花打鼓。叮着要銀。那般光景。若是明日遇見了。大家總
不好看。賈銘遂將陸書拉入了席。向眾人道。我們今日還在強大家。公分福一天。代陸兄弟餞行。明
早各備程儀。好讓陸兄弟。取當雇船回府。陸書道。承諸位哥哥兄弟。盛情之感。至今日不必再破
鈔了。賈銘們定然要請。各用早點之後。邀請着陸書。同到強大家。裡分付小喜子。先到碼頭。將船雇
定。眾人在強大家中。晚擺了兩臺酒。臨散之時。眾人商議。約定次早在埭子街。太平樓茶館。取齊。省
得到方來。撞見打花鼓。又要嘮叨。陸書辭別眾人。回到怡昌號。住了一宿。次早起來。洗漱畢。將房飯
算清。帶着小喜子。到了太平樓。泡了茶來。隨後袁猷已到。招呼入席。等了好一刻工夫。賈銘吳珍魏
璧。方才陸續到齊。吳珍道。陸兄弟不要嫌非。我這連日。實是拮据。拿出兩塊洋錢。遞在陸書。當面。賈
銘送了二兩銀子。魏璧是四千錢一張錢票。遞在袁猷。手裡。袁猷心中。想道。我原打算三人。每人送
四五兩銀子。我今日帶了八兩銀子。湊着。就可以敷衍。讓他回去。那知他們。如今湊算起來。遠不足
十二千文。連贖當。尚且不够。怪不得人說。酒食朋友。朝朝有。急難之中。無一人。他們昨日。吃兩台酒。
每人派三十多錢。何妨。昨日不請他。添在今日。幫助朋友。豈不好呢。心中。雖是如此。又不能向他三人。
增添。只得轉遞與陸書。向三人道。過謝。各人用過點心。袁猷會了。茶錢。眾人同到怡昌號內。先叫小
喜子。將錢票取了。錢來。掣銀子。洋錢。湊着。向當典。裡將所當的衣服。贖了出來。又將房飯。錢開發。清
楚。並無餘剩。錢文。袁猷道。大哥們。同陸兄弟。叫入發行。請先上船去。等兄弟。再為設法。即刻就來。
好開發船錢。讓陸兄弟。開船。眾人答應。袁猷帶着自己。小廝。趕到平昔。共交易的錢店內。再三言說。

暫借了十千錢。叫小廝肩着。出了鈔關。到了河邊。小喜子站在一頭招呼。袁猷同着小廝上船。到了
艙裡。將十千錢交與陸書道。兄弟你可以敷衍的回去了。陸書感謝不盡。當將船錢開發清了。又叫
小喜子將零星物件買齊上船。陸書向衆人道。弟在貴處諸賞。哥哥兄弟雅愛。今日又蒙厚賜。足感
盛情。小弟返舍。大約早則半月。遲則一月。即到貴地。再為奉謝。罷。衆人道。一切簡慢。望勿嗔怪。回到
貴府。代請老伯。父伯母。金安。沿途順風。保重要緊。陸書又向袁猷附耳道。小弟去後。拜托老仁。兄到
月香那裡。向他說。我家內有信來。有件要緊事情。趕回去一走。不久便來。所有欠項。我來時歸給。斷
不短少。叫他自己保重。不必記罣着我。至於我同他說的那句話。待我來揚定。辦叫他不必焦愁。袁
猷笑道。賢弟但放宽心。那裡自有愚兄照應。所有賢弟這些話。定當轉達。陸書千叮嚀萬囑付。袁猷
心中雖是好笑。不使當面說他。這是唯唯答應。賈銘吳珍袁猷魏璧向陸書作辭。陸書送至船頭。四
人上岸。沙着陸書開船去了。賈銘們帶着小廝進城分路各散。他們四人照常仍在強大家聚會。花
打鼓我尋兩日。未曾看見陸書。後來問賈銘們。纔知道陸書已經回家去了。花打鼓回去。將這話告
訴蕭老媽媽。母子同月香聽了。道罷了罷了。算是打發冤家離了眼前。省得他在這裡胡牽。從此月香
又接別的客家。且自不表。再說那前次在教場方來茶館。向袁猷們說新聞的吳耕雨。任家相離強
大家不遠。他與強大家分帳夥計。桂林相好。在那裡住宿。不把鑲錢是不消說了。他凡到那裡。總要
桂林恭維他的鴉片烟。還要放個差。借個當頭。常時同桂林要銀錢使用。桂林懼他威勢。敢怒不敢
言。這幾日。因在攤局上輸多了。見吳珍是桂林身上長客。又是個關鴉子。遂同桂林商議。想同吳珍
借個當頭。桂林聽他這話。心中原不喜歡。又不好攔阻。凝了一凝。道。你自己同他去說。我是不管。吳

耕雨也未噴聲去了。又過了兩日。這一日午後。吳耕雨到了強大家內。適值吳珍在桂林房裡。聞煙。吳耕雨就擡起門帘。進了房。齊向吳珍拱拱。拜道。宗兄請了請了。桂林現他進房。趕忙立起。請叫了一聲吳大爺。吳珍也就立起身來。答禮。還請入坐。老媽獻茶。裝烟。吳珍請問過吳耕雨姓名。吳耕雨又談了些世務套話。遂向吳珍道。久慕你宗兄是個大朋友。我兄弟有件小事。特來同你相商。吳珍道。請教。吳耕雨道。沒有別的事。我兄弟這連日輸滑了脚。同你宗兄相商。挪借二三十千錢。不拘什麼利息。大約兩個月歸。趙宗兄如不委心。我兄弟請貴相知同強大做個包。還中斷。不有誤。吳珍聽了。不好當面回絕。遂道。是了。稍寬兩日。再為覆命。吳耕雨又拱拱手道。拜拜。托出了桂林房門。到別的相公房裡坐下。桂林瞞着吳珍。送了一盒子鴉片烟。與吳耕雨過。應。吳珍仍又睡到床上吃烟。向桂林道。我在外面頑。不是一年了。不是自己擺臉。我也不鴉。還有三分把勢。氣味可笑。這吳耕雨不知把我當作什麼人。看待好容易的錢。開口就是二三十千。你說好笑不好笑。桂林道。他們這種人。要算是糊黏黏。靠打把勢過日子。如今他既向你開口。據我說。不拘多寡。弄幾文栽培他。省得為這點小事惱個人。呢。吳珍道。像你這樣說法。除非我不在外面頑笑。今日你借。明日他借。我還沒有這些錢借與人呢。像他這種把勢。這號光棍。我眼睛裡也不知見過多少。我就是不栽培他。看他能怎樣。奈何我若說是賭狠。那前次在你家鬧事的。尤德壽。燕相不知被那家堂名裡送了。個訪。前日被府大老爺差人捉了去。每人打了幾百下小板子。總是一面大枷。現在枷在教場裡。示眾呢。我勸他放安靜些。不要碰到巧意頭上。不是頑的。桂林道。你既沒錢借與他。方纔因何不當面回絕他呢。吳珍道。適纔我若當面回他。怕他過不去。所以含糊答應。他明日必來問你。你向他說。就

說我說是這連日沒錢無處騰挪叫他莫怪。桂林道：你却乖巧，把這難字與我寫了。吳珍道：橫監他不是同你借錢，你就照我這話回他就是了。桂林答應。兩日後吳耕雨到強大家向桂林道：我前日向吳珍說的那句話，他如何說法？桂林就將吳珍背後所說的話一字不瞞，總告訴吳耕雨聽了。冷笑了一笑道：我却把他作個朋友，那曉得是個半吊子，氣勃勃的出房去了。桂林等吳珍來時，將吳耕雨生氣的話告訴吳珍，並不介意。那知吳耕雨因此懷隙，要想設謀陷害吳珍，不知有何計策，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公差大鬧烟花院

契友私探死囚牢

話說吳耕雨因同吳珍借錢，吳珍既未借給，反在桂林面前說了許多狂話。桂林又不瞞藏，逐細告知吳耕雨，因此含恨在心，欲思算計吳珍。連念却好事有湊巧，適值上憲行文各屬查拿吸食鴉片之人。揚州府江甘兩縣皆差了許多衙役，在揚城四處搜拿，也不知有多少殷富戶遭差擄害。甘泉縣裡有個差役名叫包光，與吳耕雨素昔交好。吳耕雨因要算計吳珍，知他每日晚間總要到強大家桂林房裡過廳，遂我着包光向他說道：兄弟有個盒子送與哥哥吃。包光道：什麼事？吳耕雨道：揚關差人吳珍家裡有數千兩銀子家資，每天晚間總在強大家過廳，你帶幾個夥計約莫二更時分闖進強大家到桂林房裡將吳珍同烟鎗烟具擄住，人贓現獲，不怕他跑到那裡。我在他家別的相公房裡坐着，等你們聲張起來，我假裝不知，岔出來做攔停。他怕打官事至非也要弄他幾百兩銀子。大哥你同我怎麼分法？包光道：大行大例，攔錢是二八。如今我同你三七分，但是一件，你可拿得穩呢？吳珍道：囊中捉襟，拿不穩，也不來同你說了。兩人商議明白，約定今晚辦事。吳耕雨又向

房就在廳後堂。屋頂棚個房間。可是與不是。吳耕雨道：「真正不錯。晚間再會罷。」辭別包公回家。吃過晚飯。就到強大家內。其時桂林房裡。有一起客坐在那裡打茶圍。吳耕雨就在桂林對過。雙林房裡坐下。桂林聽得吳耕雨來了。又送了一盒子鴉片烟與吳耕雨。在雙林床上開燈過癮。過了一刻。桂林房裡那起客方纔去了。事有湊巧。恰好吳珍隨後來到。就坐在桂林房裡。開了燈在那裡過癮。到了二更多時分。包公糾約了合手的夥計項光胥。又另外帶了四五个夥計。在酒館裡吃了晚飯。點了兩三條火把。來到強大家裡。強大在正廳前迎著。請叫過眾人。包公悄悄問道：「關上吳珍可曾來呢？」強大道：「來了。現在桂林相公房裡。」老舍找他說話嗎？」包公道：「你不要送信把他。遂關照那些夥計坐在前面。」包公同著項光胥走到後面。桂林房門前揭起門帘。三人進了房。吳珍正在桂林牀上開著燈。與桂林對面睡著。對鎗吸烟。吳珍聽得房外脚步聲响。又見門帘揭開有人走進房來。疑惑是熟人到此來找尋他的。赶忙立起身來。桂林也就站起來。看見是包公。們赶忙迎着。請叫了一聲三位乾老子請坐。包公遂走到桂林床邊。向著吳珍將手一拱道：「請坐。」就在床邊坐下。項光胥光在兩旁椅子上坐了。老媽赶忙進房。獻茶裝水。烟。包公向吳珍道：「尊姓是？」吳珍道：「不敢。賤姓是吳。還未請教三位尊姓。」包公道：「我姓包。」叫包公。指着二人言道：「他叫項光。他叫胥光。又指着燈盤道：「吳大兄。你請過癮。遂在烟燈旁睡下。」吳珍道：「認他是要吃烟。」向項光胥公道：「請過來吃烟。」二人道：「我們不會。老實此罷。」吳珍遂睡下去。打了一口烟。安好在槍上。將槍遞與包公。接在手內。並未向燈上去。頃道：「足下有多大的癮。」吳珍道：「現在戒烟。還剩了幾口了。」包公道：「無事。不敢驚動。我們是甘泉縣裡。」

皂班做主人打發我們過來奉請吳珍聽了詫異道。小弟不知有何人告犯為着何事。藉光將票子與我看看。包光道現在並没人告犯。是奉旨查拏人贓現獲。還要什麼票子看呢。吳珍聽了。纔曉得是因為鴉片烟。正欲向包光們講說。這見房外走進一個人來。向着眾人拱手招呼。眾人請他入坐。那人道。因晚飯後無事。到這裡來。補補坐在對過房裡。適纔聽見弟兄們到此。又聽說為的公事。我。這吳大哥是個朋友。小弟既在這裡。聽見這事。不能不過來問問。諸凡百事。小弟要想要臉推情。但小弟是個外行。不諳公事。不知弟兄們可有個商議。包光道。這吳大兄我們久慕他。是個朋友。這要對得住我們。就把幾個環門戶幾條腿。相與朋友也可以送得來。那人道。弟兄們請坐一刻。我同吳大哥到對過房裡談句話。再過來奉申。不知弟兄們可放心呢。包光道。這有何妨。請過去談就是了。那人拉着吳珍就走。吳珍早已看見。那人是吳耕雨。心中明白。知道他因為借錢不遂。糾約這些人來。欲想唬詐銀錢。恨不留碗凉水將他吞在肚裡。所以任他在房裡與包光們講說。總未招呼保他。此刻拉到雙林房中坐下。吳耕雨道。宗兄。非是小弟造次多言。我看這事。必須趁早撕擴。說不得破費幾兩銀子。省得到了縣門首。那就懊悔遲了。吳珍冷笑道。我該應造化。碰見你出來調停。你酌量叫我出多少錢。就是了。耕雨道。小弟與兄並無深交。今日偶遇。冒昧多事。宗兄必須說個尺寸。小弟纔好向他們說呢。吳珍道。我雖在揚關當差。那有司裡事。絲毫不懂。據他們說。也不過是個海巡。查拿的籤票也無我的姓名。如今算我悔氣。送他們二十千錢。拜托你去說就是了。吳耕雨道。宗兄且請稍坐。遂起身到了桂林房裡。向包光們道。諸位哥哥。小弟有句話。諸位不要見怪。適纔同吳老大談了半會。他說有個非敬吃酒不醉。吃飯不飽。送你們眾位二十千文。小弟是清水欄停。並不沾光。

諸位可不要偏袒。賈光道：「人輕已二十文，還不能把小夥說明白。」光道若論公事，派個流罪，就是納贖地。要花上千的銀子。如今既是你大哥出來，為好這要他識便宜。至非送獄們五百銀子，不派連桂林強大帶到門首去。看他們要費多少銀子。還要問罪，叫他自已划算。划算就是了。吳耕雨又到雙林房裡，向吳珍道：「他們的話，你可曾聽見？」吳珍道：「我又不聾，如何不聽見？」像這樣捉風捕影的事，要幾百銀子。若是我打死人，做亮首，還不知要多少銀子呢。不瞞你說，看我身上穿得華麗，不過是幾件騙衣。關上門戶，是個總名。我如今就是沒錢，人也不信。我若稍有家資，也不做這關花子交易了。既是朋友找到兄弟，說不得我沒錢。我送四十千錢。大眾弟兄買個飲食吃罷。若再不行，這好聽他們辦罷。該應命裡要問罪，也是逃不脫的。吳耕雨道：「宗兄，你說他們冊籤無要說，真就真說假就假，你不趁此時商議，弄到門首去，你又要花錢，那就難了。」吳珍道：「不是我太夯，實是折措不出，你向他們說去。倘若不依，只好跟他們到門首去罷。」吳耕雨又到桂林房裡，向眾人道：「吳珍只肯出四十千錢，多一文不得。包光們聽了，大怒道：『叫他留着添補鋪監罷。』」忙喊夥計到後面來，身邊取出鐵繩，到雙林房裡，先將吳珍鎖起。又拿了一條鐵繩，將強大鎖了。說他窩留吳珍在家，吸食禁烟。又要將桂林鎖起，帶着同走。唬得桂林哭哭啼啼道：「吳老爺，你坑死我了。我幾百里出來，出垂露醜吃相飯，家裡多少人靠我養活。我同你相好，你自己問心。我得了你什麼大錢大鈔，今日被你帶累，我拋頭露面的受罪。你心下何忍？」如今說不得沒錢，加增點錢，請諸位乾老子做點好事罷。吳珍恐怕帶累桂林，又託吳耕雨添他們二十千錢。包光們仍是不依。先前包光們初來的時候，三子見來勢不好，恐其有事，就趕忙去請庚嘉福。此刻來了，聽見強大已被鎖起，逆到桂林房裡。包光們

見他來了。彼此招呼入坐。庚嘉福問了細底。到雙林房裡悄悄將吳珍再三開導。勸吳珍加添錢。又買靜求安。吳珍道：「承你四老爹的情。為的是我勸我添他們幾文。非是我太肉麻。實是並無折措。我也允多了。沒處設法。庚嘉福道：「我因為好怕你吃苦。你既說是並無折措。我也不好深勸。但累及貴相。和同強大怎麼好呢？」吳珍向庚嘉福附耳道：「我是因為吳耕雨向我借錢未遂。糾約他們來想唬詐。分肥。寬有頭債。有主。強大桂林同差人並無仇隙。你四老爹代他兩人多少允幾個錢。我到堂時不扳着他兩人。就可以不帶他們去了。」庚嘉福道：「好。你這話說得降氣。我同他們說去。」又到桂林房裡。向包老們道：「適纔向這姓吳的說了半會。據他說實是折措不出。你們諸位能於方便。就照吳耕雨說的那句話推點情罷。你們若是實不能行。他說這好直着膀子穿衣服。叫你們公事公辦。他情願一人隨着你們帶去打官事。如今我同諸位想要個臉。這強大桂林兩人盡個情。可以不把他們帶去罷。」包老道：「你四老爹所談理當總要遵命。無如吳珍看不起我們。不把個色樣。他看着他何肯善賞善眼的頑錢。你莫見怪他。連你總關在門外。你不必管他。若說這強大桂林。你四老爹怎麼說怎麼好。只要對得住我們就是了。」庚嘉福向強大桂林道：「你們放明白些做個主人。我代你兩人賴他諸位的情。强大道：「你老人家曉得我的事情。請你轉懇他們諸位老爹做點好事罷。」桂林道：「庚乾老子你老人家雖是常到這裡。却不曉得乾女兒的苦處。我在這裡做的捆帳。到一季捆價。總是家裡拿去。不必說了。我家婆同我丈夫。除拏捆價之外。一年來此幾回。他們一到。也不曉得我在這裡有多少私隊。那一回不是吵着鬧着。非要十千。就是八吊。還要買這樣那樣盤川禮物。住在這裡的房飯錢。要用錢。前日來了。告訴我說是家裡被水淹了。要收拾房子。要買糧食。吃七七八八。又弄了十

自己海日又要帶花。又要零用。又要兩口倒烟。又向庚嘉福附耳道。這吳耕甫冤家。一年倒頭不知要我陪他多少。如今累下幾十千錢債務。衣服是一季抵一季。總穿不週全。此刻又弄出這件事來。乾老子怎樣好呢。說着哭着。庚嘉福道。閻王顧不得鬼瘦。此刻你說沒錢。人也不相信。弄到縣門首去弄了醜。還要預錢。依我說。顧不得你沒錢。只好允下來再設法。桂林道。拜託乾老子望省儉裡。父罷窮乾女兒沒得孝敬。只好多磕幾個頭罷。庚嘉福道。你這歡娃子。我難道還拿你兩個人的錢送盒兒呢。遂向色光們代他兩人告苦講難。再三再四說定了。共是六十千錢。此刻先把四十千錢等吳珍若是問罪到解府時。再找二十千。若不問罪到一月後交代。色光們要這四十千錢。現把庚嘉福允寬三日。色光依允。向庚嘉福道。情是推你四老爹的。但強大桂林兩人要你保的。並非我們難頑。恐吳珍到堂供出他兩人來。我們同你老人家要人。庚嘉福道。認我認我。色光方纔喊夥計將強大項頸上鐵繩開了。點了火把。將吳珍鎖了。帶了烟具。就走臨行之時。吳珍將吳耕甫痛罵道。吳耕甫。我與你無仇。無隙。你因借錢未還。糾約人來捉我。我到了堂。斷不饒你。吳耕甫只裝未曾聽見。悄悄走了。色光們將吳珍帶到縣前。寫了稟帖。繳了烟具。伺候官府陞堂審訊。再說袁猷今日因在親戚家拜壽。吃了晚酒。纔到强大家裡。婁林就將吳珍的事告知。袁猷聽了。跌足道。吳二哥好不見亮。這種事是到不得官的。差人在這裡的時候。曹老爺魏老爺可在這裡。婁林道。若有一個人。在這裡。倒可以沒有事了。袁猷道。獨巧今日我有事。他們又不在這裡。咳。合當有事。好着離了强大家。到甘泉縣前。尋着熟人探信。那人道。適纔官府坐堂。將吳珍打了三十個嘴掌。收了禁了。袁猷聽得心

中雖是着急。此刻已將近三更。不能進監去了。又到強大家將這些話告訴雙林。那桂林聽見袁猷是從縣門首回來。趕着來向袁猷道。姐夫你從縣門首來。吳老爺的事是怎樣。袁猷逐一告知桂林。聽了大哭。到自己房中去了。袁猷住了一宿。次日清晨。趕忙到甘泉縣衙門頭門裡到了監門首。他因從前曾收過江都縣禁。所有監規他都曉得。找着禁卒名喚葛愛。袁猷向他道。我要進去會會吳珍。好代你們潤色。葛愛見他說話在行。就放袁猷進去。引着過了獄神堂。到了號房前。但見吳珍週身刑具。幌仆號房廊檐口。兩邊腮臉紅腫。滿嘴血跡。袁猷見吳珍這般形容。光景好不淒慘。走近前道。吳二哥。吳珍見是袁猷。不覺淚下道。兄弟。愚兄只因一點小事。未曾酬應。被那砍頭的下此毒手。此仇今生諒亦難報。只好等到來世罷。袁猷道。二哥雖說被人暗算。然而也是自己流年月建。且放寬心。好想法出罪要緊。吳珍道。禍已臨身。還有什麼法可想。如今收在監裡。我又有兩口烟。昨日這一夜。那裡是人過的日子。此刻心如火焚。要像這等光景。不消三五日。我就沒有命了。袁猷聽了。就在腰間荷包內取出幾片高麗參。送到吳珍口裡道。二哥你本身體不大健壯。加之又有幾口烟。昨晚收到這裡。又受了刑。又懊惱。又沒有烟吃。如何不難過呢。如今先要將刑具鬆了。另想戒烟的方。法。然後徐圖出罪方妙。吳珍道。我的小孩年尚幼。小孩中的人素與愚兄不睦。我會弄出事來。正趁他們胸懷親戚。也沒有能辦事的。無人出來料理。如今賢弟這作與我同胞。費你的心代我調停料理。倘若要用銀錢。你到我舍下同敝房說。叫他設法折措就是了。袁猷答應。辭別了吳珍。向葛愛道。萬大哥請到茶館裡去談談。葛愛就同着袁猷出了監門。同到茶館。不知說些甚話。且看下回分解。

話說表猷送給禁卒，裏邊出了監門，走到縣西，茂濃茶館裡，面撿了一張做青，坐了一品當台。兩碗茶，辣辣齷齷，小弟想替吳撇友關一關刑具，特請況下冰商議約，莫要幾文呢。萬愛道：「這件公事，我一人不能作主，必須將提牢吏段晴耕先生約了來，纔好說呢。」表猷道：「我在這裡候着，拜托你將段先生請來。」一切望祈原諒，不必挑剔。格外自有菲敬。萬愛道：「好說好說，你且請稍坐，我去找他。」立刻就來。萬愛急急出了茶館，等了好一刻工夫，同着二人進來。表猷看見，趕忙立起身來。萬愛指着那來人，向表猷道：「表大爺，此位是我們家刑房提牢吏段晴耕先生。又指着表猷，向段晴耕道：「這就是表猷。」表大爺彼此見禮，入坐。跑堂的又泡了一碗茶來，談了幾句套話。表猷道：「敝友吳珍因烟案收禁，他家內無人，小弟冒昧，想代他鬆一鬆刑具，費二位哥哥的心，一應不開包，要幾個錢。」段晴耕道：「令友吳大爺財名在外，連捕衙老爺總想他的錢，既是你表大哥出來預這件事，你先將捕衙老爺的話說明白了。其餘上下管監爺們籠頭眾犯水兵更夫三班上宿的朋友，以及頭兒門巡風那些行當，我同萬朋友兩人總可効勞。」表猷道：「求官要從地頭求起。今日我兄弟既來找着二位，不必推辭，一切總要費心。」你我說定，不拘什麼行當，我都不管。」段晴耕萬愛道：「表大爺，你把難字我們兩人寫了。若說是包與我兩人去辦，大約算起來，非三百洋不可。」表猷道：「理當遵命。」奈因吳敝友的家道，你們也打聽出來，包光們捉他的時候，他若有一百銀子，也不致到你們這裡來了。如今也說不得，他没錢，一應在內作五十千文，另外你二公每人送十千文外敬。」段晴耕尚未開口，萬愛便道：「表大爺，你拿我們兩人開心了。不瞞你說，昨日他收進監來，我將前年的當票總查了出來，爽利些說，我一個人就要想他百十千錢，好容易扳着一個大魚頭，他們陽關大頭兒輕易跌不到我們

這裡如今你說這幾十千錢還是够把那個行當呢。袁猷道：萬頭翁你不消生氣。這種事秤也秤不得，斗也量不得。有句俗語：家資多大禍多大。不怕你二位見怪。若是精窮的收到禁裡，沒有錢開傢伙，難道你們把他活活的斃死了不成？我們這吳敬友不是我代他哭窮，寔是空有虛名，拿不出錢來。我也不能代他多允幾兩銀子。我還可以從中沾沾光呢。此刻是清水攔停，望你二位推推情罷。段晴耕道：並非萬頭兒發急。你大哥說的這幾個錢，實是派散不來。你不要見怪。袁猷道：不瞞二位說。我兄弟上年因為訪案，收在江都禁裡，我通共花了二十千錢，並不是我不肯代他多允。實是折措不出。你二公原諒此罷。段晴耕與吳敬友兩人賭咒發誓不行。袁猷同他們說之至，再方纔講定。共是八十千錢正項。他兩人每人格外十千外敬。段晴耕道：你大兄雖是委我兩人，我們尚不敢滿允。先要將捕衙老爺的話說明，其餘就總好說了。我們相應飯後會罷。袁猷道：我適纔的話已是紙盡筆乾。就算是定局了。你大兄不必再掛鈎子。添一文總不能的。段晴耕道：我今日纔遇見你這狼手，攔停你的話，真是斬釘削鐵，行與不行，總是飯後定局罷。兩人說畢，辭別了袁猷，欲走。袁猷道：且請稍緩，還有一點事要你們二位作個小弊。二人忙問何事。袁猷道：吳敬友是有癮的人。如今我同那位到烟館裡去燒兩個泡，帶進去，讓他好擔一陣。不知二公可肯相與我兄弟呢？萬愛道：任憑什麼難事。你袁大爺既開了口，也不好意思回你。段先生不吃烟，先請到司房裡坐坐。我同袁大爺一走就來。段晴耕向袁猷東東手，先出茶館去了。袁猷會了茶錢，出了茶館。萬愛引着袁猷到茶館南首一家烟館，進入裡面。萬愛請袁猷在烟床坐下，喊了一聲拿烟。早有烟奴遞過潮烟，問拿幾個。萬愛道：拿四個罷。烟奴答應，拿了四個。若子烟擺在盤裡，又倒了兩碗茶來。萬愛睡下去，向袁猷道：袁大爺

請用烟煮餛道我不會你老實些吃罷萬愛道打了四個烟泡用發子包好軟的烟總是萬愛吃了
袁猷將烟錢會過萬愛將那竹箸包的烟泡拿在手內同着袁猷出了烟館才到縣門首舊見跟
吳珍的小廝發子在那裡鬼張鬼智的訪信見了袁猷趕近前面問道袁大爺可曉得我家大爺在
那裡袁猷道這是吳敬友家小廝我要同他到監裡去讓他主人吩咐他好家去設法辦事萬愛應
允袁猷向發子道你跟着我們去見你家大爺發子答應跟隨在後萬愛引着他二人到了監裡發
子看見吳珍站在號房簷下滿嘴血跡週身刑具不由得一陣心酸落下淚來道大爺你是怎麼樣
的吳珍看見發子也不覺淚下道猷娃子你也不必問了你問袁大爺就知道細情了袁猷將會萬
愛段晴耕的話向吳珍告知却將所允數目含糊未曾說明吳珍道拜托賢弟向他們說以速為佳
袁猷向萬愛道請你拿個碗取些開水來萬愛拿了碗到厨上取了開水端在手內在發子裡取出
兩個烟泡放入開水用手指將烟泡和開就着吳珍的口叫他喝了下去吳珍猶如得了甘露兩三
口喝乾萬愛道還有兩個烟泡存在我身邊回來再與你吃罷吳珍點點頭將發子喊到身邊附着
發子耳邊不知說了些什麼發子點頭答應袁猷辭別吳珍又叮囑萬愛飯後在茂濤茶館先到先
等遂同着發子出了監門叫發子回去吃飯午後到茂濤茶館聽信袁猷也就回家吃了午飯便到
茶館等候段晴耕們回信再說萬愛我着段晴耕兩人商議明白先到捕衙裡將老爺同門上爺們
書辦皂頭馬快門皂茶房中班傘轎夫各行總皆講明又到監裡將上下管監爺們籠頭眾難友選
有那一位提牢吏以及各禁卒一切小行當說得明明白白然後同到飯館吃了酒飯萬愛到烟館
過癮段晴耕先到茂濤茶館泡茶等候萬愛也到茶館兩人吃茶閒談袁猷已到招呼入坐段晴耕

道我兩人會過大兄之後到了捕衙裡會見老爺開口想令取二百千錢我再三再四說了八十千錢門包隨禮一切外費還有上下管監爺們監裡各款使費還要在外你大爺酌量就是了袁猷道我午飯前已曾說過實是無出不能加增了段晴耕萬愛搖首道若照飯前那句話實是勁勞不來算我兩人辦事不力你大兄相應另找別人罷立起身來要走袁猷將他兩人拉住道請坐請坐你二位拿我作蜜臉了我同你二位說過話你二公不行我就再找一千二百個人也無用處如今也不得了罷罷我同吳珍有個交情我除不賺攔錢腰包裡添十千錢將來他認也罷不認也罷你二公推個情打夥兒看破了此真當這個猪沒有長頭原全此罷段晴耕萬愛這是搖頭不允又超起了有兩個時辰袁猷又加添了十千錢纔講定了約定傍晚時分在縣前交錢辦事段晴耕萬愛辭別去了適值發子前來討信袁猷道你午前回去你東家奶奶如何說法發子道家裡奶奶說是一切拜託大爺辦就是了袁猷道鋪監各費業已說明不知你家可曾設出法來發子道奶奶請大爺到我們家裡當面談呢袁猷會了茶錢同着發子到了吳珍家內請在廳房坐下發子獻茶裝烟到後面送信吳珍的妻子王氏由後進出來到了廳上與袁猷見了禮另在一傍坐下道諸事費了爺爺的心了袁猷道二嫂愚小叔與二哥交好已非一日今二哥被人暗算弄出事來愚小叔理當出力効勞今又再三囑托現在已代二哥將鋪監正項講定了是一百千錢一切雜費偏手外敬又是八十千錢允定今日傍晚時分交了錢二哥的傢伙就可以開了王氏哭道不瞞爺爺說我家大爺是個空架子搭的好看雖是陽關有個門戶有名無實他向來又在外面貪瀆家裡拘得空空此叫地不鳴金無王意我輩空望空望

來放在桌上王王道爺爺這是一百千錢銀子請你收了。所少的我適纔已經向我娘家的兄弟商議借貸請爺爺就到明日還要累步到舍下來交代于祈拜託爺爺同他們商議今日就要代他將刑具開了纔好你知道他身體本來生得瘦弱加之又有兩口烟如何受得住這般苦楚呢袁猷道二嫂但請放心愚小叔任憑怎樣今日總要叫他們代二哥將傢伙開了不能再受這一夜的苦了。你這裡叫發子送些飲食同烟泡到監裡去要緊王王道這些事我就叫發子送去門首公事拜託拜託袁猷道放心放心王王道還有句話要請問爺爺我耳聞我家大爺這件事是因為在什麼沒相干的地方有人借錢未遂串合起來的爺爺你可知細底如今可有什麼法想救他出來呢袁猷道二嫂說得不錯等稍停一日慢慢再告訴你細情我此刻趕着去將鋪監的事料理清楚先將二哥的刑具鬆了明日早間去會永行的書辦同他商議看他可有法想再求回復王王道住地下一跪道一切費爺爺的大心我家大爺若能僥倖出罪回來再為叩謝罷袁猷忙道二嫂請起我不便回禮我同二哥是至好弟兄二嫂不用說這些套話我是儘力辦就是了遂將銀包收起辭別王氏離了吳珍家先到錢店裡將銀子比過分開會了個七十千錢九二串用皮紙包好餘多的銀子收在腰內到了縣前看見段晴耕萬愛兩人站在頭門首袁猷將兩人約到僻靜處問道那裡來了七十千錢的銀子所少的認我明日午飯前交代望光今日就要將他的傢伙開了。段晴耕萬愛道諸事

遵命表猷取出銀包三人同到錢店重新央店內人一比交過段晴耕接了道表大爺怎麼頑起九二串表猷道非是我做混帳事他們關上大吉都用九二串這點小意思弄我沾了光罷段晴耕萬愛道你大爺過狠叫我兩人作難表猷道委屈此罷現在捆案捉得紛紛恐其捉過野堵來還你們的願也未可定段晴耕萬愛啞了一陣嘴將銀包收起道此刻將晚官府快下來收封不便請你進去我們要趕着到裡面將吳大爺的傢伙開了明日你到監裡去問令友纔把我兩人作人呢表猷拱手拜托又問他二人此案是何人承行段晴耕道是做同事卞治池承行表猷問了卞治池住址辭別二人仍到雙林那裡住宿次日清晨表猷到卞治池家將卞治池邀約至茶館泡了茶談了幾句套話表猷道敝友吳珍的案是閣下承行小弟特來奉懇要求設法救他自有菲敬卞治池道令友昨日到堂說是包光們聽信什麼姓吳的挾隙事合我槍陷害敝上人聽了這話就生了氣將令友打了三十嘴掌收禁不瞞你大兄說現在包光們要弄些些紅人官府是言聽計從令友這個案除非內裡有路纔可出脫若沒有線索莫說不是栽槍就真是他們栽害官府也不聽的要照這樣口供令友零碎苦吃不了呢表猷道全仗鼎力敝友託兄弟有個不恭菲敬送閣下八千文另外書工拜託設法周全卞治池道自古杖不收禁令友若想乾乾淨淨出來卻難如今只好向令友說覆審之事叫他認是從前因病吸烟現在聽聞嚴禁業已漸減不意被訪拿獲如此供認可以少受些零碎刑法大約這些現獲各犯若能辦個徒罪就算造化了令友之事既是大哥吩咐我兄弟儘力幫忙所允厚賜不敢領情表猷知他嫌菲又添二千元卞治池依允表猷道還要叨光將差票批示同前日記的堂諭賜了底稿卞治池道今日看清書抄好送上兩人用過早點表猷會了茶錢約定

下治池明日仍在這裡文錢出了茶館分路各散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中華民國玖拾叁年陸月拾陸日贈送



國家圖書館



002844839



籍